四庫全書

子部

丹鉛總録卷二十四

明 楊慎 撰

璅語類

嚴助相貝經曰堯懸貝轂於塢宮貝轂以貝飾轂也塢宮他書亦未見

唐詩多用雲府字本出庾肅之山讃所謂雲霞之府者也

盛弘之荆州記天門山角上各生一竹倒垂拂拭謂之

天帚

琬液瓊蘇皆古酒名見醉鄉日月

陳蕭鄰詠複裙詩晶晶金沙淨離離寶縫分纖腰非學楚寬帶為思君

昔人謂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蓋其襟懷筆力略不相下令觀其注時出俊語與鄭玄之注檀弓亦同而異也洪容齋嘗錄檀弓注之奇者於隨筆予愛郭注之奇亦復錄于此如逍遙篇注云大鵬之與斥鷃宰官

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養生主注云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又以生死為寤寐以形骸為逆旅又云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又云通彼而不喪我即所謂惠而不費也又云天性在天竇乃開又云堯有亢龍之喻舜有卷僂之談周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又云律呂以聲兼形玄黄以色兼質又云生之所無以為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此語尤精可比于荀孟又云草不謝

容于春風木不怨凋於秋天李太白用為詩語而人不知其本于子玄也

嚴君平註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為胡越眉目為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億萬而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倮有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蹠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為禍匠默為害工進為妖式退為孽容嘗

鼎一臠可知其味也
宋人四六如才非一鶚難居累百之先智異衆狙遂起朝三之怒水利云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離堆之利復陂誰云兩黄鵠詎煩鴻隙之謡四六中古文也
韓詩外傳載孔子南入楚見阿谷之女而令子貢與之言容齋已辨其妄予觀孔叢子載平原君問子高曰子之先君南遊乎阿谷而交辭于漂女信有之乎子高曰阿谷之言出于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之所為也

又觀王逸楚辭東方朔七諫云路室女之方桑兮孔父取以自侍注謂孔子出遊見采桑之女一心不視嘉其貞信遂取以自侍亦此類矣其妄皆不待辨

樂律五音之外有二變聲曰變宫變徵史又謂之閏宫閏徵閏即變也

晉庾峻曰秦塞斯路利出一官雖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于朝者商君謂之六蝎韓非謂之五蠧

嘗有人問于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嘗

讀漢書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參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此言也虞邵菴常舉以教人誠讀書之良法也

佛寺曰香界亦曰香阜江總詩息舟候香阜悵别在寒林高適詩香界泯羣有

常璩華陽國志云會無縣有元馬河元馬日行千里死于此地遂埋焉今元馬塚是也縣有元馬祠土人牧馬

山下或產駿駒元馬子也今名元諆土語謂馬為諆
敖陶孫器之評詩曰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沈雄曹
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饑鷹獨出奇矯
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
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風自笑韋蘇州如
園客獨繭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落杜
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坡白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
桑事事言言皆著實元微之如李龜年說天寶遺事貌

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雕瓊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韓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欲孟東野如埋泉斷劍卧壑寒松張籍如優工行鄉飲酬獻秩秩如時有詼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寳流蘇千絲鐵網綺密懷妍要非適用宋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歐公如四瑚八璉正可施之宗廟荆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

以險絕為功山谷如陶弘景入官析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俞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陳后山如九皋獨唳深林孤芳冲寂自妍不求識賞韓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吕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

薛符溪云楚辭悲回風云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黄棘之枉策蓋秦楚嘗盟于黄棘後懐王再會武關遂被執是

黄棘之盟楚禍所始朱子以黄塵荆棘解之繆矣

漢武帝崩後忽見形謂陵令薛平曰我雖失勢猶為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劒乎因不見乃遣吏按陵旁果有方石可以為礪吏卒常盜磨刀劒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為法故阮公詠懷詩曰失勢在須臾帶劒上吾丘漢武故事

抱朴子曰古詩今賦麗則不同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游獵而叔田盧令之

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璞南郊之艷乎等稱征伐而出車六月何如陳琳武庫之壯乎

干寶周禮注曰言司者總其領（司會之屬）言師者訓其徒（甸師之屬）言職者主其業（職內之屬）言衡者平其政（虞衡之屬）言掌者主其事（掌舍之屬）言氏者世其官（師氏之屬）言人者終其身（庖人之屬）不氏不人權其材也（宮正膳夫內外饔飧之屬）

魏何晏曰先王制法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

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則
才足相代韓信伐趙張耳為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車
宋乾道二年定中興十三處戰功張俊明州吳玠和尚
原饒風嶺殺金平韓世忠大儀劉錡順昌張子蓋海州
李寶海道邵宏淵正月浦橋虞允文采石李道光化次
湖劉錡皁角林王宣汲靖確山凡十三而不及岳武穆
蓋秦檜之黨猶存掩之也
宋乾德中牂牁入貢召見詢問地理風俗令作本國歌

舞一人吹瓢笙名曰水曲即今蘆笙也予在大理見之嘗作蘆笙吟五解其辭云蘆笙吟蘆笙吟可憐一寸匏能括四海音

蘆笙吟蘆笙吟可憐一節蘆能通四海心 一徹

昔我聞蘆笙乃在盤江河河邊跳月歌令人玄鬢皤 二徹

令我聞蘆笙乃在開南橋短歌和長謡從夕至清朝 三徹

悲亦不在聲歡亦不在聲昔聲與今聲不是兩蘆笙 四徹

五徹

管子曰攻堅則軔乘瑕則神唐憲宗欲平藩鎮張弘靖

以為先淮蔡而後恒冀周世宗欲平天下王朴以為先江南而後河東劉季裴曰自古守淮莫難于謝玄又莫難于楊行密謝玄以八千人當苻堅九十萬之衆清口之役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衆寡殊絶而卒以勝者扼淮以拒敵而不延敵以入淮也

六書合體為字上下左右可以相易如秋之與秌醻之與酬相易而音義同惟重束為棗並束為棘日乘干為旱干從日為旰此則不可易又不知何説也

抱朴子曰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說者謂鷹隼之羽文亦有八卦之象未驗無以知其然否也

後漢禮儀志清明騎士傳火唐詩日暮漢宫傳蠟燭又魚鑰清晨散九門天街一騎走紅塵則其制古矣　廢之當自元時始也

北堂書鈔載東方朔與公孫弘書云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為故士大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遊垂髮齊年偃伏

以日數哉撫塵謂童子之戲若佛書所謂聚沙也
知梵志翻著韈法則可以作文知九方臯相馬法則可
以觀人文章

吹臺即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增築班史稱平臺唐
稱吹臺又因謝惠連嘗為雪賦又名雪臺

唐宋務光諫疏云比見坊邑相率為渾脱隊駿馬胡服
名曰蘇莫遮渾脱隊即所謂公孫大娘渾脱舞也蘇莫
遮胡帽今曲名有之

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五十步勾欄甚嚴飾勾欄之名始見此王建宮詞風簾水殿壓芙蓉四面勾欄在水中李義山詩簾輕幕重金勾欄李長吉詩蟪蛄吊月鈎闌下字又作鈎宋世以來名教坊曰勾欄

唐詩春寒側側掩重門王介甫側側輕寒剪剪風許奕小詞玉樓十二春寒側呂聖求詞寒側斜雨側寒字詞人相承用之不知所出大意側不正也側寒字甚新特

拈出之

魏鶴山云吾鄉觀物張先生行成文饒頗得易數之詳有通變經世述衍翼玄通靈等凡七書而大意謂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知理令不可論理而遺數也其書惜不傳而世亦罕知其人矣

文選載木玄虛海賦似非全文南史稱張融海賦勝玄虛惜令不傳北堂書鈔載其略如湍轉則日月似驚浪

動則星河如霞信為奇也

呂不常月令自東風解凍至水澤腹堅後魏始入歷為七十二候其所載與夏小正淮南時則訓管子與汲冢書互有出入朱文公作儀禮經傳通解備引之予又見王冰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呂氏春秋及歷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為小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為鴽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

蟲坯户下有景天華惟易通卦驗亦載節候而其書今亡類書所引若條風至而楊柳津景風至而博勞鳴蝦蟇無聲涼風至而鶴鳴閶闔風至而蜻蛚吟日至而泉躍泉躍即水泉動也可考古今節候之異因備録于此

其書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今名北斗為天綱本此予嘗與客夜坐客指北斗曰此天綱星非北斗也予因笑曰昔人謂文選只有班孟堅文無班固文觀子之言信矣其人亦不悟

宋太祖曰夏后治水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以小防大以私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神宗曰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以道治水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禹復生不過如此歐陽修曰開河如放火又曰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文彦博曰河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令發夫修治徙東從西何利之有自古治河

之説多矣若宋二帝之見二臣之言可為百世法
輟耕録載俞豹論諸葛孔明忠于玄德而非忠于漢獻
以漢獻尚在而玄德之立為不當也此説謬矣習鑿齒
曰惠公朝秦而子圉以立更始猶存而光武舉號先主
合議討賊是宜速尊以奉大統民欣反正出覩舊物可
謂識時之卓見豹蓋亦未嘗見此論也寡陋不學如此
不自知而輕議大君子真可惡也陶九成取之亦輕薄
子哉

諸葛恪與陸遜書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張子厚云以衆人望人則易從其言本此

南史何點不入城府而性率到好狎人物時人重其通號曰游俠處士然觀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竟陵王子良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則亦甚介矣

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阮佃夫頻求之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曰惜指失掌邪遂諷有司以公

事彈愜此亦與緑珠事相類

杜詩銜盃樂聖稱避賢用李適之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句也今本作世賢非更取楸花媚遠天今本作椒花非椒花色緑與葉無辨不可言媚

説文重朿為棗並朿為棘洪邁曰棘與棗類棘之字兩朿相並棗之字兩朿相承沈括曰棗棘皆有刺棗獨生高而少横枝棘列生卑而成林以此為别其文皆從朿朿音刺木芒刺也朿而相戴立生者棗也朿而相比横

生者棘也不識二物觀文可辨古人制字之妙義如此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又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棗棘二字亦何異於畫二木哉

東坡跋潭帖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為勝世俗不察爭訪閣本誤矣乃知潭帖勝淳化多矣希白錢易也

馬融笛賦云裁以當簻便易持李善注謂簻馬策也裁笛以當馬簻故便易持此謬說也笛安可為馬策簻管

也古人謂樂之管為篴故潘岳笙賦云脩篴內辟餘簫外透裁以當篴者餘器多裁衆篴以成音此笛但裁以篴五音皆具當篴篴工不假繁猥所以便而易持也此可正選注之失故宜表出之

芧栗木果也莊子所謂狙公賦芧者今訛作芧栗沈存中嘗辨其非矣杜詩園收芧栗未全貧正指此物今作芧栗解作蹲鴟之芋一何遠哉

朱子語錄謂與大顛書乃昌黎平生死案嗚呼晦翁之

言抑何其秋霜烈日邪愚考韓與大顛書刻石于靈山禪院乃僧徒妄撰假韓公重名以尊其道亦猶懷素假李白歌稱其草書獨步也懷素草書歌人皆信其非白作而獨以大顛書為出於韓何哉李白作歌贈懷素不足以損白之名而韓公以道自任一與顛書則所損多矣世人多不成人之美雖心知其非乃乘瑕蹈隙而擠之卓哉李漢之先見乎序公之文曰無有失墜總其目以七百正慮後人羼入闌增以誣韓公也以此證之則

死案猶可翻也嗚呼至公無我之心自聖人以下皆不能矣古人謂公論百年而定若此者雖千年猶不定也

莊子曰膠膠擾擾乎膠之一字下得不苟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又云一死生解外膠字正應前不膠於心之膠膠之為物有粘著之意解則有頽敗不粘之意韓公用此二字亦不苟也語雖本於莊而得韓之拈出莊意益明乃古今兩敵手棊也杜工部詩黄門飛鞚不動塵蘇東坡云走馬來看不動塵而杜

公語益精神焦氏易林云過時不遇㑥如旦饑而毛詩惄如朝饑之義益明又云枝葉盛茂召伯遊暑而毛詩甘棠之義益明非如後人蹈襲之比也

丹鉛總録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丹鉛總錄卷二十五至二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録監生臣史映綵

丹鉛總録卷二十五

明 楊慎 撰

瑣語類

唐明皇問張説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後古者無民邪説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為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

姓為姓莫可分辨故云皆出自帝王也說此言考古證今不刊之論予因以知尚書所稱百姓與論語所言百姓可以類知矣堯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蔡氏注云百姓者畿内之民黎民者四方之民此不通古今之說也聖人之視民遠近一也豈分畿内與四方哉百姓盖禄而有土仕而有爵者能自明其徳而後協和萬國萬國諸侯協和而後黎民於變時雍此其序也若以百姓為民庶則黎民又是何物亦豈有民庶

先於諸侯者哉舜典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此二句今之句讀以如喪考妣為一句三年四海遏密八音為一句非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為一句四海遏密八音為一句乃協文義百姓有爵命者也為君斬衰三年禮也禮不下庶人且有服貫力役農畝之事豈能皆服斬衰則但遏密八音而已此當時君喪禮制如今大行遺詔非百姓四海不由上令而自為也至周人尚文則人皆有姓所稱百姓則民庶也論語曰脩已

以安人又曰修已以安百姓書曰百姓有過又曰非敵百姓也是時則人皆有姓矣故指民庶亦曰百姓耳堯典百姓昭明以百姓為有爵命者其說出孔安國尚書古注安國為漢人孔子之後其說必有所授蔡氏生千年之後何據而變之邪予每以古注語人俗儒愕然曰先儒成說不可改也予曰蔡沉為先儒孔安國非先儒邪又不悟予曰吾見二事可語以證昔有二生一在府學一在縣學相遇爭長甲謂乙曰吾府爾縣我尊爾卑

縣學生曰府有文宣王縣學亦有文宣王豈亦有異邪又有僧綱司觀音僧會司觀音祈雨迎禱相遇于路僧綱司行者曰爾寺觀音當避吾之觀音為姑爾之觀音姪女也聞者笑倒如蔡氏之說畿内為百姓畿外為黎民是府縣學文宣王有尊卑僧綱僧會寺觀音有姑姪之分也達者亦豈不大笑

宋饒雙峯解孟子引書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云天子崩畿内百姓為之服喪三年諸侯覲國中

百姓為之服喪三年此又不通古今之言也葢不考孔氏注百姓為百官又不知沈氏章句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為一句四海遏密八音為一句也縱古禮文有畿内百姓服喪三年之文亦是漢儒誤解尚書而傅會之也若以理論天子天下之主豈有畿内百姓服喪而非畿内者不服之理乎是天子之尊亦何異於諸侯乎藉之今制國有大喪亦止有位者斬衰而不及庶人葢亦古禮之遺可正饒氏之妄

考工記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鄭玄注脰鳴鼃黽之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蜩蜺屬翼鳴發皇屬股鳴蚣蝑動股屬胸鳴榮原屬説文蝌鼃詹諸以脰鳴者虺以注鳴又曰榮蚖蛇醫以注鳴者蟬以旁鳴者蝺蟥以翼鳴者蜙蝑以股鳴者蠵大鼀以胷鳴者蠵一作蠉二家觧不同可以參考

古詩文綵雙鴛鴦裁為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著昌慮切鄭玄儀禮注著充之以絮也緣以絹切鄭

玄禮記注綠飾邊也長相思謂以絲縷絡綿交互網之使不斷長相思之義也結不解按說文結而可解曰紐結不解曰締謂以針縷交鎖連結混合其縫如古人結綢繆結同心製取結不解之義也既取其義以著愛而結好又美其名曰相思曰不解云合歡被宋趙德麟侯鯖録有解會而觀之可見古人詠物托意之工矣

說文妟入宮掖曰闖徐鉉曰律所謂闌入也通作闌漢成紀闌入上方掖門應劭曰無符傳妟入宮曰闌西域

傳闌出不禁又加草作蘭列子宋有蘭子張湛注曰凡物不知生之主曰蘭殷敬順曰史記無符傳出入謂之蘭此蘭子亦謂以技妄遊義與闌同或又加木作欄李正巳曰園庭中藥欄藥音義與禦同藥即欄欄即藥非花藥之欄也杜子美詩乘興還來看藥欄王維詩藥欄花徑衡門裏皆貪新麗而理不通者也今或加手作攔官府文移曰巡攔曰花攔票是也以今花攔比古語藥欄語意益明若以藥欄為芍藥之欄則今之花攔乃花

藥之攔可乎

説文略經略土地也左傳天子經略諸侯正封注聚土為封曰略經謂巡行略謂邊界即取土為封之略孟子所謂域民不以封疆之界是也後世不知略之為聚土陸詞黃公紹謂巡行為略失之遠矣巡行可以解經字而不可以解略字經略之云猶云防邊也猶云出塞也二字相聯為義若以略為巡行則謂邊云防禦謂塞為征行可乎略也邊也塞也皆實字也邊塞字易明人皆

知之略字義少隱故解者不以為實字而虛之轉解轉謬矣再考左傳中凡言略者皆謂聚土為封也如云侵敗王略又曰與之武公之略又曰吾將略地焉又曰略塞垣其義皆同尚書云嵎夷既略謂立邊防以界嵎夷正天子經略之事也孔頴達不識略字本義以為俗稱忽略簡略之略乃注云用功少曰略何其俗而且陋謬而可笑哉孟子曰此其大略也略字本喻言謂得其邊而未盡其中也亦猶莊子所謂道無封為是而有畛也

郭象注云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妙得莊旨孟子之言略猶莊之言封與畛也惜乎趙岐之注孟不能如郭象之注莊也乃曰大略大要也漢武紀殺略謂入界殺人襲遂傳刼略謂入界刼人令遂以略為殺為刼史云智略輻湊盖謂其智足以周知天下之略令遂以略為才智之稱假借譬喻遂失初意何異聾者聽車輪之聲以為雷哉

史記張良傳略地謂取其地而立我封疆也唐蒙傳略

通夜郎謂通夜郎之略也古文簡奥如此若春秋書城楚丘疆鄆田文法也揚子法言云東溝大河南岨髙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垠韓退之去邠操云將土我疆其文法皆本於春秋不知古人用字之法則不得古人立言之意人可不識字哉或曰兵法有黄公三略何義也曰略與韜對韜弓衣也義取藏韔略封畛也義取固守決非簡略之略也若依集韻謬解因事生義謂略簡也少也行而取也才而智也則三略之名又將曰略書名矣

用此以證畧之為字愈益明趙充國傳圖上方畧圖畫本也方鄉道也畧邊界也注謂方畧為計策亦謬王右軍帖王畧始及舊都

爾雅曰徒歌曰謡說文謡作䍃注云䍃從肉言今按徒歌謂不用絲竹相和也肉言歌者人聲也出自胷臆故曰肉言童子歌曰童䍃以其言出自其胸臆不由人教也晉孟嘉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唐人謂徒歌曰肉聲即說文肉言之義也

焦氏易林西京文辭也辭皆古韻與毛詩楚辭叶音相合或似詩或似樂府童謡觀者但以占卜書視之過矣如夾河為昏期至無船揺心失望不見所歡如三驪負衡南取芝香秋蘭芬馥利我少姜如蹣跚𧮁𧮁貧鬼相責無有歡怡一日九結如三夫共妻莫適為雌子無姓氏父不可知其辭古雅魏晉以後詩人莫及又如憂思約帶即古詩去家日以遠衣帯日以緩也而以四字盡之如簪短帶長尤為奥妙簪短即毛詩首如飛蓬也帶

長即衣帶曰以緩也兩詩意但以四字盡之觧我冒春即毛詩憂心如擣也影略用之最為玄妙且其辭古之文人亦多用之六目睽睽韓文祖之曰萬目睽睽九鴈列陣王勃滕王閣序用之酒為歡伯白雲如帶穴蟻封戸天將大雨唐詩多用之他如雎鷲生鵰又文山鴻豹肥腯多脂鴇名鴻豹以鴇善食鴻為鴻之豹猶言魚鷹也亦僅見此可補爾雅其云㑹如旦饑即詩惄如調饑據韓詩作朝饑言朝饑難忍也此云旦饑蓋與韓詩合

可證調饑為朝饑無疑也其云大樹之子百條共母當夏六月枝葉盛茂鸞鳳以庇召伯遊暑遊暑避暑也此即用詩甘棠事遊暑憇甘棠蓋古說如此今注謂召伯聽訟于甘棠之下成周之時制度文物備矣豈有以召伯之貴而坐于甘棠樹下如老人里長斷爭雞之訟者乎遊暑之說蓋近于人情物理也其曰舜登大禹石夷之野又可證禹生石紐村之事此皆有裨於經史又不但為修辭之助而已

古冶字或借作野金陵有冶城楊子江有梅根野或作冶字而音渚齊武帝詩昔經樊鄧役阻潮梅根冶探懷悵往事意滿辭不叙劉文房詩落日蕪湖色空山梅冶煙孟浩然水溢梅根冶烟迷楊葉洲皆以冶為野也世謂清談放曠起於晉非也漢末已有之矣仲長統見志詩曰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裂風雅鄭泉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千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二子蓋阮籍劉伶

之先著鞭者也
方遜志云杜子美論書則貴瘦硬論畫馬則鄙多肉此自其天資所好而言耳非通論也大抵字之肥瘦各有宜未必瘦者皆好而肥者便非也譬之美人然東坡云妍媸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輕又曰書生老眼省見稀畫圖但怪周昉肥此言非特為女色評持以論書畫可也予嘗與陸子淵論字子淵云字譬如美女清妙清妙不清則不妙予戲答曰豐艷豐艷不豐則不艷子

淵首肯者再

易鼎卦初六鼎顛趾利出否九四鼎折足覆公餗趾即足也在初則顛傾側而已未折也在四則折矣沈存中曰古鼎中有三足皆空所容物者所謂鬲也煎和之法常欲清在下體在上則易熟而不偏爛及升鼎則濁滓皆歸足中鼎卦初爻鼎顛趾利出否謂濁否下須先瀉而虛之九二陽爻始為鼎有實今京師大庖鈞懸而煮不使著釜底亦古人遺意也今按沈之說得象意可補

易注之鈌就是義言則初六洗鼎也九四升鼎也洗鼎
而顛趾則利升鼎而折足則凶晉石崇以飴浴釜賈緦
齊民要術有塗甕法皆古庖人之遺意
春秋惡絕秦楚而大學引秦誓楚書孟子羞稱五伯
而引晏子之言述百里奚之功此皆聖賢憎而知其善也
說文解豉字云配鹽幽菽也三蒼解豔字云豔冥果青
色也蓋豉本豆也以鹽配之幽閉於甕盎中所成故曰
幽菽冥果密煎果也以銅青浸之加密而冥於缶中故曰

冥果幽菽冥果取名於幽冥見其與生菽生果異也解詁之妙有如此誰謂文章不在換字乎

孟字集韻作莫更切予每疑之嘗考之四方之音無南北皆呼孟與夢同聲如依韻切則當呼命呼孟子為命子指孟津為命津可乎但未有古韻語可為證以改訂之一日覩說文云東方之孟陽氣萌動乃躍然曰孟與動叶乃是古中原之音可正沈約䭾舌之繆矣凡字有當從古音者十之九有當從今音者十之一如此孟字

其一也他如朋當與蓬同音而不當作蒲登切薨當音烘弘當音紅不當音宏他當在麻韻而不當在歌韻蓋以今之方言無南北四方皆如今呼者多而如韻呼者少也今有迂士呼他必以拖音至于臨下語衆不省其語為何等語反自詑曰予所呼古音也予笑曰毛詩楚辭韻補古音五千有餘君皆不省而獨一他字為古音以對俗人僕隷何異施粉黛於足脛綴靨子於眉目哉李文正先生嘗云古字不可不知其音義但不可著意

用之於文字中古音亦然然則詩文用古字古韻者必自然諧協若出於已可也

史記周紀武王曰維天不享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夷羊在牧蜚鴻滿野徐廣曰夷羊怪物也蜚鴻蠛蠓也張守節曰夷羊一本作麋鹿喻小人在朝也飛鴻喻君子放棄鄭玄曰蜚鴻鴻雁也知避陰陽寒暑喻民去無道就有道慎按三說皆如眯目而道黒白者詳此文據實事言非喻也紂有鹿臺以養鹿故曰麋鹿在牧蜚鴻

馬名若白蟻紫燕之類蓋良馬也養麋鹿而棄良馬故曰麋鹿在牧飛鴻滿野言其養無用而害有用也此說為近

墨池編論字體有擘窠書今書家不解其義按顔真卿集有云點畫稍細恐不堪久臣今謹據石擘窠大書王惲玉堂嘉話云東坡洗玉池銘擘窠大字極佳又云韓魏公書杜少陵畫鶻詩擘窠大字此法宋人多用之墨札之祖也

月令靡草死注薺苨之屬按呂氏春秋任地篇云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注昔終也三葉薺苨也葶藶也菥蓂也見三葉之死則大麥可穫之候也月令本出自呂氏春秋即以其書觧之為宜

古文語多倒漢書中行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若今人則云為漢患者必我也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若今人則云言伐莒者子邪

晏子春秋殺科雉者不出三月呂氏春秋亦載此事科

雉作隨兒按科雉謂雉方乳也隨兒亦謂兒初生隨牝母者注乃謂二兒相隨何其謬邪

左傳溺人必笑呂氏春秋云溺者必笑雖笑不樂蓋古有此語

曹操伐烏桓孔融與操書云肅愼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按也即蘇子瞻艾子所謂科斗時事也

詩天天是椓後漢張衡傳引之云利害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穀天天亦加以速速對天天爲義良爲有理今

本作天天安知非字之誤邪

大戴禮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曰黄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不可得而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其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注不觧丹書為何物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斐豹隷也著于丹書注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近世魏律縁坐沒配為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為籍其卷以鉛為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據此則丹書古人之法律書名也

蓋戒人之怠與欲而勉以敬義失敬義則入怠欲而隸於刑矣然以法律之書而陳敬義之訓先王以道治天下而不恃乎法其亦異乎鄭書晉鼎乎

左傳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孔頴達曰趙文子賢人也將死其語偷程鄭小人也將死其言善皆為失常

墨莊漫録載婦人弓足始于五代李後主非也予觀六

朝樂府有雙行纏其辭云新羅綉行纏足趺如春姸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唐杜牧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裹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段成式詩云醉袂幾侵魚子纈影纓長戛鳳皇釵知君欲作閒情賦應願將身作錦鞋花間集詞云慢移弓底綉羅鞋則此飾不始于五代也或謂起于妲巳乃瞽史以欺閭巷者士夫或信以為真亦可笑哉

史記世本國語載后稷至文王凡十五世愚按后稷始

封至文王即位凡一千九十餘年而止十五世可疑也
或曰上古人多壽考然而父子相繼三十年為一世常
理也以十五世而衍為一千九十餘年即使人皆百歲
亦必六十而娶八十始生子而後可叶其數豈有此理
邪稷與契同封契至成湯四百二十餘年凡十有四世
而稷至文王年倍而世半之何稷之子皆長年而契之
子孫皆短世乎此又可證也夫以周家帝王之世國史
載之猶難明若此近世家譜可盡信乎

宋元祐黨籍碑成于蔡氏父子其意則王安石啓之也安石嘗作曹社詩以寓意謂神姦變化自古難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馬魑魅合謀蓋非一日太丘之社其亡也晚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為宋室之禍也其後門生子婿相繼得政果鑄寶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于其上以安石比禹績而以司馬諸公為魑魅呂惠卿載諸謝章曰九金聚粹畫圖魑魅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戎馬南騖赤縣丘墟一言喪邦

安石之謂也慎按安石之惡流禍後世有如此宋之南遷安石為罪之魁求之前古姦臣未有其比雖後漢晚唐黨禍不若是其烈然彼乃宦者閹奴身為惡而顯遭戮國史明著為姦臣矣安石以文濟姦黨惡又衆至於後世是非猶舛朱晦菴作宋名臣言行録以王安石為名臣與司馬光並列夫司馬光與安石所爭者新法也新法之行是則諫沮新法者非安石為名臣則司馬光不得為名臣矣今著名臣録自擬於春秋而光與安石

並列則是石碏與州吁皆為忠臣崔杼與晏嬰皆為義士而孔子可與少正卯同列孟子可與儀秦齊班乎其微意不可知豈暗用紹聖調停之法於史册之間乎朱子平生功業不可見而去取如此可疑也且司馬作通鑑書諸葛亮入寇公作綱目正之當矣然通鑑所書因乎陳壽名臣録公之進安石則未有因也公之特筆而天下後世雖兒童走卒未有一人之見同焉者也或曰公之取安石憎而知其善也為其護細行有經學與文

章也噫是又不通之甚矣憎而知其善者小惡而可改者也若夫引羣邪害衆正誤人主亡社稷此元惡大憝雖有小善不足言矣王夷甫褚彦回未嘗不護細行孔光張禹未嘗無經學李斯曹操豈不能文章史固未嘗假借之也予又見他書載金兵入汴見鑄鼎之象而嘆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久長遂怒而擊碎之敵人猶知惡安石而大儒朱子反尊崇之何故安得起公于九原而一問之邪

辟雍泮宫非學名予于魯頌引戴埴之説而申之既詳矣近又思之説文辟雍作廦廱解云廦墻也廱天子享宴廦廱也魯詩解云騶虞文王囿名也辟雍文王宫名也以説文魯詩之解觀之則與詩鎬京辟雍於樂辟雍之義皆合矣辟雍為天子學名泮宫為諸侯學名自王制始有此説王制者漢文帝時曲儒之筆也而可信乎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使天子之學曰辟雍為周之制則孟子固言之矣既曰辟雍而

頌云于彼西雍考古圖又有胥雍則辟雍也西雍也胥雍也皆為宮名無疑也魯頌既曰泮宮又曰泮水又曰泮林則泮宮者泮水傍之宮泮林者泮水傍之林無疑也魯有泮水故因水名以名宮即使魯之學在水傍而名泮宮如王制之說當時天下百二十國之學豈皆在泮水之傍乎而皆名泮宮邪予又覩宋胡致堂云靈臺詩所謂於樂辟雍言鳥獸昆蟲各得其所鼓鍾簴業莫不均調如此所論之事惟鼓鍾而已如此所樂之德惟

辟雍而巳辟君也雍和也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雍義亦若此而巳且靈臺之詩叙臺池苑囿與民同樂故以矇瞍奏公終之胡為勦入學校之可樂與鐘鼓諧韻而成文哉文王有聲止於繼武功作豐邑築城池建垣翰以成京師亦無縁遽及學校之役上章曰皇王維辟下章曰鎬京辟雍則知辟之為君無疑也泮水詩言魯侯戾止且曰于邁固疑非在國都之中且終篇意旨主于服淮夷故獻馘獻囚出師征伐皆於泮宫烏知泮宫之

為學校也特取其中匪怒伊教一句為一篇之證則末矣王制起于漢文時其失已久後世既立太學又建辟雍若有兩太學者尤可笑也按致堂之言與予見合而說文魯詩解戴埴之論皆可迎刃特俗見膠滯已久可與知者道耳

司馬温公通鑑載吳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即位温恭好書禮士問倉吏今蓄積幾何曰十年王曰軍食足矣可以寛吾民乃命復其境内税三年歐陽永叔五代史乃

云錢氏自武穆王鏐常重斂以事奢侈下至魚雞卵㲉必家至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簿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為笞數笞已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百餘人不堪其苦歐陽史司馬鑑所載不同可疑也胡致堂曰司馬氏記弘佐復稅之事五代史不載歐陽修記錢氏重斂之虛通鑑不取其虛實有證矣予按宋代別記載歐陽永叔為推官時昵一妓為錢惟演所持永叔恨之後作五代史乃誣其

祖以重斂民怨之事若然則挾私怨於褒貶之間何異於魏收輩耶

歐陽氏五代史譽之太過其實至云勝于史記此宋人自尊其本朝人物之言要其實未也史記自左氏而下未有其比其所為獨冠諸史非特太史公父子筆力亦由其書會輯左氏國語戰國策世本及漢代司馬相如東方朔輩諸名人文章以為楨幹也五代史所載有是文章乎況其筆力亦萎靡不振不足為司馬遷家奴而

云勝之非欺天罔人而何

丹鉛總録卷二十五

丹鉛總録卷二十六

明 楊慎 撰

瑣語類

漢書律歷志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年列子楊朱云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二說既參差而路史及外紀其年代復與二家參差邵堯夫皇極數斷以天地始終止十二萬八千年以邵子之言參之漢書列子則天地之始終又兩沓矣其孰為是邪善乎莊子

之言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漢書列子之言誕荒
唐矣邵子之言亦安知其的然耶存而不論可也
呂覽楚之衰也作為巫音注女曰巫楚辭九歌巫以事
神其女妓之始乎漢曰總章曰黄門倡然齊人歸魯而
孔子行秦穆遺戎而由余去又不始于楚矣漢郊祀志
祭郊時宗廟用偽飾女妓今之裝旦也其褻神甚矣
左傳庇焉而縱尋斧焉一本焉下有斯之二字唐人文
集引此云蔭其樹者不折其枝庇焉而縱尋斧焉以斯

之可乎

六朝人才韋叡為冠司馬温公曰其臨陣也勇其執事也敬其律巳也廉其與人也恵其居官也明功成身退明哲保身齊梁之世乃有若人邪是時武帝方鋭意釋氏天下從風而靡而叡獨不與嗚呼叡亦豪傑之士哉

五代人才王朴為冠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興之初先平江南晚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外事征伐内修文治其論星歴宋定欽天歴不能易也其論樂律宋作大晟

樂不能易也其言有曰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近于知道矣五季之世而有若人耶

魏書鍾繇傳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脩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禖所以祈休祥既稱太學又稱辟雍可證辟雍非太學也明矣

王肅曰古者一轅之車夏后氏駕兩馬謂之麗殷益以一騑謂之驂周人又益以一謂之駟今按周人實兼用

之故曰騊䮴是駗又曰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劉向賦雁云順風而飛以助氣力銜蘆而翔以避矰繳

羊祜賦雁云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絶貫後不越序

辭旨超遠出于辭人一等矣

夏后氏金行初作葦茭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

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梗言氣相更也莊

子曰插葦於户布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

之智不如童子也今人元日以葦插户螺則今之門鎟

也桃梗今之桃符也

草堂詩餘花深深詞鄭文妻孫夫人作

枇杷黃醫者忙橘子黃醫者藏蘿蔔上場醫者回鄉言

夏多疾冬自平也古諺云云

蘇子由云區以别矣如瓜疇芋區之區自反而縮如王

祭不供無以縮酒之縮

黃幾復解莊子消揺游名義云消者如陽動而氷消雖

耗也不竭其本揺者如舟行而水揺雖動也而不傷其

内游於世若是唯體道者能之

陸宣公云興王之良佐皆季代之棄材歐陽公云勝碁所用敗碁之著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古地名多有不字如春秋之不羮華不注史之不周不姜不耐山海經之不津不庭不其或曰不讀作丕古無丕字不即丕也詩曰不顯惟德不戢不難皆讀作丕亦一說也

劉歆云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邵子

皇極全用之孝經緯引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皇極經世以易書詩春秋配春夏秋冬亦有所祖述也譙周古史考以炎帝與神農各為一人羅泌路史以軒轅與黄帝非是一帝史皇與蒼頡乃一君一臣共工氏或以為帝或以為伯而不王祝融氏或以為臣或以為火德之主楊朱云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見或聞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至哉言乎

予觀近日刻國朝登科録洪武庚戌至甲子不知取士之科幾開張綟花綸金璹不知為何科大魁況考論洪荒之世乎

袁裒云右軍用筆内擫而收斂故森嚴而有法大令用筆外拓而開擴故散朗而多姿

以吾一日長乎爾長老也無吾以也以用也孔子言已老矣不能用也而付用世于四子也故三子皆言用世也晳之言亦用世而非大用也冠者童子雩祭人也浴

乎沂涉沂水也象龍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職既輕于抱關擊柝事又邇于鄉俗里閈不必居夷之遠浮海之險也偶一為之時適其適也自適其適而不適人之適也夫子與之者意在言外喟然者所感深矣此王符之說古必有授韓退之以浴為沿非宋人堯舜氣象天地同流之說又過矣曾皙狂者也本有用世大志而知世之不我以也故為此言以銷壯心而耗餘年此風一降則為莊列再降則為嵇阮

矣豈可鼓之舞之推波助瀾哉

月中獸蟾蜍也其類在地螺與蚄也月毁於天螺蚄舀

缺

尚書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書大傳曰太師天公也太

傅地公也太保人公也煙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祀風雨

不時雪霜不降責在天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

責在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責在地公

後漢張角作亂稱天公將軍人公將軍蓋亦竊古義也

事大而急者用鍾鼓小而緩者用鈴荻荻與笛同按穆天子傳注荻戟吏所吹亦猶急就章注云漢時亭長吹鞭也

書云尸位詩云素飡商君謂之荒飽吳起謂之枝官史云冗食又曰游手螟蝗蟊賊下不在田矣

商君曰以强去强者弱以强去弱者强管子云攻堅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此用兵之法也為學之說亦然善問者如攻堅木後其節目是也

尹子曰詩詠流離史書梟鏡流離鳥名少好長醜盖毛鄭舊說也

關尹子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已乃能成已能勝物乃能成物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愚詳觀其評論古今人品誠有違公是而逺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元惡大慝也乃列之名臣録稱其文章道德文章則有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為道徳邪蘇文忠公文章忠

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甚于安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文公解之曰善善速而惡惡則已緩矣又曰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信斯言也文公於此惡惡得為緩乎無乃自蹈於預詆人之惡也夫以安石之姦則未滅其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斑此心何心哉或曰不惟此也秦檜之姦人欲食其肉者也文公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死天下垂涕者也文公譏其橫又

譏其直向前廝殺漢儒如董賈之流皆一一議其言之疵匡衡之言頗純粹無疵文公則曰匡衡有好懐挾其不成人之美例如此諸葛亮則名之為筞又譏其為申韓陶淵明則譏其為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大顛往來之書疊疊千餘言力詆之必使之不為全人而後已盖自周孔以下無一人逃其議古人謂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文公語録論人皆無過中求有過者也觀其與同時二三同道私地評論之説

直似村漢罵街詞訟訐單豈有道者氣象耶或者門人記録之過朱子無忠臣遂至此歟

王粲英雄記鼙兵駭鼓韓文公鄆州谿堂詩其鼓駭駭襲用其字先輩謂韓文無一字無來歷若此類甚多注者十不能一二耳

後漢志襄邑歲獻虎文衣即今彰德府虎斑絹也不為珍綺而古人重之何邪

吕氏春秋宋子罕之鄰為鞔工鞔音鑾冒鼓也又曰味

衆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大鞔而氣不達鞔又作懣音氣

懣如鼓之鞔也古人用字無定義音亦隨轉云呂覽云

辨議而不可為是被褐而入衣錦而出孔明云違覆而

得中猶棄敝屩而獲珠玉盖古有此語美改過也

筮短龜長杜預注曰筮數龜象象長數短此瞽說也孔

穎達云神以知來智以藏往是以極妙雖龜之長無以

加此以至理而言卜筮實無長短盖亦知杜之謬而不

敢規之令按獻公卜驪姬卜吉而筮凶卜人曰筮之辭

所言理短龜之辭所言理長故下文遂引龜辭盖即立驪姬一事而非謂筮龜有長短也杜之紕謬類多如此

前茅慮無中權後勁注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蹹伏皆持絳及白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中權中軍制謀後勁後以精兵為殿也蹹伏今之裝塘伏路也中權今曰中軍後勁今曰合後

婦人皆從夫謚而穆姜乃特謚觀其致女論詩之言盖有才智之哲婦也文姜亦特謚

定公六年子西曰不能如辭昭十三年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僖二十一年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正義曰敢為不敢如為不如經傳之文此類多矣

蘇老泉云唐三百年文章非兩漢無敵而史之才宜有如丘明遷固而卒無一人可與范曄陳壽比肩公矣乎其論乎蓋雖韓愈順宗實録亦在所不取也而宋之瑣

儒乃以五代史竝遷此不足以欺兒童而可誣後世乎老泉評劉子玄史通云世稱其詳且博然多俚辭俳狀史之紀事將復甚乎其所譏誚者唯子餘為差愈吁其難而然哉楊萬里云知幾史通毛舉前史一字必呵嘗得其所撰高宗武后實録而讀之意其可拳石瑕焉而臧獲陳范也及覩其永徽三年事則曰發遣薛延陀此何等語邪天授二年事則言傅游藝死矣至長壽一年遣使流人則曰傅游藝言之也游藝之死至是三年豈

有白骨復肉而游寃再返乎古人目睫之論誠有味也

二公之論當矣然子玄史通妙處實中前人之膏肓取節焉可也黄山谷嘗云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實有益於後學焉劉子玄子餘作史例三卷

寵辱若驚言寵即辱也驚寵是驚辱也貴大患若身言身即大患也貴身是貴患也驚寵與辱同則無辱矣貴身與患同則無患矣何謂寵辱寵非寵也實乃辱也分寵與辱妄見也以寵為辱真見也寵為下言福兮禍所

伏也辱為下世人孰不知之寵為下真人然後知之得之若驚驚而喜也喜其無故一朝而得也而不知天降之辱也失之若驚驚而悲也悲其忽然胡為而去也不知天去其辱矣是謂寵辱若驚驚者易動而無形者也過則虛矣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為吾有身心是惡源生與憂俱生形為罪藪養形實養患也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槁木死灰吾喪我矣焉攸患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推而廣之亦曰貴身之人不可

以寄天下也愛以身為天下乃可以托天下引而伸之亦曰驚寵之人不可以托天下也河上公李軌蘇子由林希逸劉會孟諸家觧此不特失老子之旨并其文法而昧之昨晤張汝玉夜宿汝玉深于老氏之書者也其言稈然有當于予心予曰是言也苦縣之沉魄首肯而柱下之浮魂擊抃乎為衍韓非觧老一篇附之老子䟽并書一通詒張子焉

蘇子瞻云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出於王氏

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已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顔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而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黄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然是時學者不敢異王氏者畏其勢也南渡以後人人攻之矣今之學者黄茅白葦甚矣予嘗言宋世儒者失之專今世學者失之陋失之專者一騁意見掃滅前賢失之陋者惟從宋人不知有漢唐前説也宋人曰是今

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高者談性命祖宋人之語錄卑者習舉業抄宋人之策論其間學為古文歌詩雖知效韓文杜詩而未始真知韓文杜詩也不過見宋人嘗稱此二人而已文之古者左氏國語宋人以為衰世之文今之科舉以為禁約詩之高者漢魏六朝而宋人之盲儒謂詩至選為一厄而學詩者但知李杜而已高棅不知詩者反謂由漢魏而入盛唐是由周孔而入顏孟也如此皆宋人之說誤之也吁異哉宋人不難

于非漢唐而今人不敢非宋儒宋人評漢唐曰漢大綱正唐萬目舉而自尊其宋曰本朝家法與三代同過前代者五事今人亦云本朝家法與三代同宋人云漢有七制唐有三宗本朝有四聖成化中有殿試策襲用本朝及四聖字稱前代為本朝稱前君為四聖與三家村中學生稱人父為家父何異而人莫之非也已無特見一一隨人之聲而和之譬之應聲蟲焉昔人有病腹有蟲名應聲人呼亦呼人語亦語今之陋者宋人之應聲

蟲也使病者而覺焉亦自厭之思以青黛而藥殺之矣

瞰㴆出酒曰笮字或作醡雖集韵有之亦俗字也嵇康

聲無哀樂論云聲無主於哀樂猶笮酒之囊漉雖笮具

不同而酒味不變也古書中笮酒字僅見此耳

士會自秦歸晉繞朝贈之以策云子勿謂秦無人吾謀適

不用也策如布在方策之策蓋書也其下云云即策文

也蓋士會將歸繞朝諫止之而秦君不聽及其行也又

難顯言故贈以策書云云見秦之有人使歸晉而不敢

謀秦也今以為鞭策非也劉勰文心雕龍曰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産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據此則豈鞭策乎李白詩臨行將贈繞朝鞭詩人趁韻之誤耳

古者西戎用缶以為樂即古之土音也党項國亦擊缶馬然則缶本中國之樂夷人竊而用之耳李斯曰擊甕叩缶真秦之聲澠池之會藺相如請秦王擊缶淮南子云君子有酒小人鼓缶是其證也後世水盞之樂亦原

于擊缶焉

越曰於越吳曰勾吳邾曰邾婁本一字而為二字古聲雙疊也莊子云離朱之目孟子云離婁之明婁朱本二字而二聲足以為證或以勾吳於越為方言夷音謬矣

書緯中候握河紀說帝堯受河圖之禮云稷辨護注云辨護者供時用相禮儀是監典之謂護後世史冊有卧護監護之文官名有都護蓋本此義云

論語曰由也諺諺俗論也或作喭見文選註又作唁劉

䚷曰諺㖼喭同一字諺者直語也屡路淺言有質無華喪言不文故吊亦稱喭劉子新論子游裼裘而諺曽子指揮而哂是諺與喭同也

今之巷道名為胡洞字書不載或作衚衕又作𧗽𧗿皆無據也南齊書蕭鸞弑其君昭於西弄注弄巷也南方曰弄北曰𧗽𧗿弄之反切為𧗽𧗿也蓋方言耳複姓有毋丘氏諸姓氏書音毋作無非也漢書有曼丘臣顔師古曰曼丘毋丘本一姓此説近之亦未考其原也史記

田齊世家伐衛取貫丘索隱曰毋音貫丘古國名衛之邑也今作毋丘字殘缺耳索隱之説得其原矣然以毋字為殘缺亦非盖古字從省不用具耳漢有毋丘興毋丘長毋丘毅魏有毋丘儉皆同族也今分為二姓曰毋曰丘而毋為父母之母不惟士人不知而毋氏子孫亦不自知則譜諜不明之弊久矣嘗有友人毋姓者屬予篆私印予為寫作毋且語之原其人退謂人曰楊用修亦太横乃欲改人姓音邪予聞而一笑

杜詩大家東征逐子回劉須溪云逐字不佳子思之杜詩無一字無來處所以佳此逐字無來處所以不佳也今稱人之母隨子就養曰逐子可乎然亦未有他好字易之近有語子以將字易之詩云不遑將母蓋反言見義若春秋杞伯姬以其子來朝而書杞伯姬來朝其子之例也為文富於萬篇貧於一字其難如此古樂府有一母將九雛之句則將字甚愜當試與知音討之

爾雅疏云爾近也雅正也謂其近於正也此妄說也雅

可以訓正爾不可以訓正邇可訓近而爾非近也按說文爾從㸚從㸚為義從尒為聲麗爾也麗爾之為言猶靡麗也漢人有此語三蒼解詁云爾華繁也詩曰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本草紫綦一名月爾即今紫蕨也其芽拳曲繁盛故名月爾雅之為言取義於烏烏有善徳曰雅也古人以嗚呼為歎辭則雅為正音可知然則爾雅之云猶麗則之云也漢書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以爾雅與深厚為對固知當解為麗則而不可解為近正也若如近

正之舊說則但近正而已猶未得為正也爾雅一書所載皆六經之言有何不正而云近正乎

宋人譏荀卿云卿之學不醇故一傳於李斯而有坑焚之禍此言過矣孔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弟子為惡而罪及師有是理乎若李斯可以累荀卿則吳起亦可以累曾子矣劉向別録云吳起始事曾子而受春秋於曾申鹽鐵論曰李斯與苞丘子同事荀卿苞丘子修道白屋之下二事人皆引用而罕知其原故及之

孟子載齊桓公葵丘五禁曰無曲防無遏糴公羊曰無障穀無貯粟穀梁曰無雍泉無訖糴左傳遏糴作薀年修辭各不同韓文所謂惟古於辭必已出信矣公羊傳云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九國謂叛者多耳非實有九國也宋儒趙鵬飛云葵丘之會惟六國會鹹壯丘皆七國會淮八國寧有九國乎公羊本意謂一震矜而九國叛猶漢紀云叛者九起云爾趙氏如數求之真癡人説夢也古人言數之多止于九逸周書云左

儒九諫干王孫武子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善守者伏于九地之下此豈實數邪楚辭九歌乃十一篇九辨亦十篇宋人不曉古人虛用九字之義强合九辨二章爲一章以協九數玆又可笑宋儒讀古文亦似說夢此類甚多不能悉著也

穀梁傳春秋戊申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云石無知之物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此言之誣本不待辨宋萬孝恭辨之云梁山沙麓亦無知物

胡為而不日麋與蜮亦微有知之物胡為而不月此殆可作一笑穀梁乃痴人作夢孝恭又痴人解夢也

或問柳子厚言封建之非而胡寅仲以為封建不可非區博言井田難行而張子厚以為必可行其說孰是曰孔子論繼代曰損益可知孟子論為國曰潤澤在子使孔孟生於三代之後其損益潤澤可知已言治而必曰井田封建是謂生今反古也亦宜

北史稱崔浩尫纖懦弱胷中所懐乃過甲兵不如說苑

稱孫叔敖秀羸多能四字文而不贅先秦文人造語如商彝周鼎因物賦形文質得中後世不朴則雕矣

漢書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說苑作白頭而新傾蓋而故而如古字通用白頭而新雖至老而交猶新傾蓋而故謂一見而交已故也作而字觧尤有意味

丹鉛總録卷二十六

丹鉛總録卷二十七

明 楊慎 撰

瑣語類

春秋説題辭曰星陽精之榮也陽精為日日分為星故其字從日從下生也按字書星字上作三圈象形非從日也春秋題辭出漢人偽筆未可深信

説文引孔子之言甚多如狗叩也叩氣吠以守又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又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又曰黍可

為酒禾入于水也又一貫三為王此類恐未必孔子之言班固所謂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也

瓊赤玉也謝惠連雪賦林挺瓊樹世豈有赤雪耶李義山已隨江令誇瓊樹李長吉詩白天碎碎墮瓊芳相承誤用皆不考之過也

張伯英稱弭仲叔曰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瘠土所當產時以為名言愚謂稱人之賢必本其家世推其鄉里厚也伯英之言不足以重

仲叔而祇以自薄也夫

鼓三百三十三搥為一通鼓止角動吹十二聲為一疊故唐詩有疊鼓鳴笳之句出衛公兵法

蘇老泉詩佳節每從愁裏過壯心偶傍醉中來白樂天詩有百年愁裏過萬感醉中來之句老泉未必祖襲蓋偶同耳

梁簡文帝集云車渠屢酌鸚鵡驟傾車渠鸚鵡皆指酒杯俗傳車渠為杯注酒滿過一分不溢嘗試之信然

京師里語目形容短矮曰遳文選有遳脃之語唐書王伾傳形容遳陋通鑑音義作七禾切

春秋緯曰武露布文露沉注曰甘露降其國布散者人尚武沉重者人尚文文露之說他書所罕聞文人亦罕引用

孔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勁辭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為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閑可惜也君子當表而出之

晉世人士皆尚虛無而裴頠作崇有論皆尚莊學而王坦之作廢莊論二子之言可謂卓然自立不隨俗尚矣然夷考其所為則裴之欲而無厭自取伊戚徒能言之耳坦之風格忠鯁始終不易殆不愧其言云晉陸抗拜侍中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唐鄭綮聞拜相曰鄭五作相天下無人矣二子審已量力其視力小任重折足覆餗而猶不知止者有異矣

晉載記書外裔源流多誇大不實此蓋依其本國為史

之文不審之過也若李特廪君赤穴土船鹽神之事怪誕之極至於可鄙可笑甚於齊東野人之語而近於今之所謂白蓮教矣此流民妖語以惑衆者乃取而載之信史何哉

落星依遠戍斜月半平林梁元帝句也故鄉一水隔風烟兩岸通陳後主句也唐人高處始能及之見五代新說

省心録乃沈道原作非林和靖也指掌圖非東坡所作

李衛公問對阮逸僞作文中子元經關子明易皆逸僞作龍城録王性之僞作子厚叙事何等筆力此記衰弱之甚皆寓古人詩文中不可曉者於其中凡僞書皆然予聞之朱子云

古人文法皆有祖韓非内儲說曰門人求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鄭袖言鼻惡而新人劓費無忌教郄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燒芻廥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班固漢書曰子鼂謀桓而魯隱危

欒書構郤而晉厲弑竪牛奔走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譖屈懐王孰趙髙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宋景文唐書敘之為姦臣賛曰三宰嘯凶牝奪辰林甫將藩黄屋奔鬼質敗謀輿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東坡贈朱壽昌詩用此法又竒矣

字義之多者莫如離離别通訓也卦見易黄離倉庚見

說文大琴曰離見爾雅流離鳥名見毛詩注前長離而後裔皇注長離鳳也見相如賦纖離馬名見李斯書侏離夷語也見史記陸離散亂參差也見文選木名見孔子世家水名見地理志人姓見氏族志江離草名接離冠名此皆字書已引者予又見公羊傳二人會曰離會謂各是所是各非所非不能定也此離義與二鳥離立之離同

楚辭采踈麻兮瑶華注以踈麻即麻也近見南越志載

踈麻大二圍高數丈四時結實無衰落則自有此一種木也

李白詩風掃石楠花䰟玉花木狀言石楠野生二月著花實如燕子曲阜古城顔回墓上有石楠二株大三四十圍土人云顔子手植之木

上林賦盧橘夏孰注不言何物近注唐詩三體者指為枇杷世皆宗其説然予覾上林賦又有枇杷撚柿之文不應重出也偶閲吳録云朱光禄為建安郡中庭有橘

冬月樹上覆裹之至明年夏色變青黑味絶美此即盧

橘盧黑也此說近是

漢書趙曄撰吳越春秋晉書楊方亦撰吳越春秋今世

所行曄耶方耶

唫今多作吟字用非也揚雄太玄有唫首音欽唫閉也

素問呿唫之徵

拾遺記曰禹治水所穿鑿處皆有泥封記使玄龜升其

上此封堠之始又山海經黄帝遊幸天下有記里鼓道

路記以里堆則堠起軒轅時也
漢有鑑銘二見博古圖其一云漢有善銅出丹陽和以
銀錫精且明左龍右虎尚三光朱雀玄武順陰陽其二
云尚方作鑑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
棗又二首其一云有玉辭夏惟金去秦俱隨革故共集
鼎新儀天寫質象日開輪率舞鸞鳳奔走鬼神長懸仁
壽天子萬春其二云練形神冶瑩質良工如珠出匣似
月停空當眉寫翠對臉傅紅綺窗繡幌俱照秦宮盡唐

人作也

黄山谷詩可嗤鄙處極多其尤無義理者莫如雙鬟女弟如桃李早年歸我第二雛之句稱子婦之顏色於詩句以贈其兄何哉朱文公謂其詩多信筆亂道信矣

列子云禾生伯子人姓名出行經坰外宿於田更更訓老而更事也漢立三老五更更義取此張湛注列子乃云更當作叟誤矣

杜少陵冬日懷李白詩裋褐風霜入惟宋元本仍作裋

今本皆作短裼裋音豎二字見列子

說苑曰師經鼓琴魏文侯起儛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

知古人一話一言皆曰賦彼所謂登高能賦者豈必盡

如後世之麗淫者哉

太平總類載龍逢諫桀之言曰臣嘗觀君晃非其晃也

而晃危石君之屨非其屨也而屨春氷未有晃危石而

不壓蹈春氷而不陷者也此為六朝文士擬作無疑羅

泌路史收之蓋亦貪博而忘精者

唐文粹日而月之星而辰之本莊子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語然日月星辰語若出今人之口其不見笑也幾希困學紀聞論牛耕不始於趙過引冉耕字伯牛是也但未有明証按山海經曰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王伯厚豈亦未考及此邪

王羲之先諱正法帖中以正月作一月或作初月其他正字悉以政代之今人正月或作政月過矣

朱文公書人皆謂出於曹操操書傳世絶少惟賀捷表

元時尚有本文公所學必此也劉恭文學顔公鹿脯帖文公以時代久近誚之劉云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此又見文公之書出於操無疑也

文章有似歇後語處如淵明詩再喜見友于杜詩友于皆挺拔野鳥山花吾友于南史到藎從武帝登樓賦詩受詔即成帝謂其祖溉曰藎實才子却恐卿文章得無假手于貽厥乎又稱兄弟為在原天屬稱故鄉為維桑之里稱師曰在三之義稱子曰則百之祥皆是類也

貢禹乞骸骨元帝詔荅之引傳曰亡懷土所稱傳者即論語小人懷土之文易小人二字作亡葢嫌於以小人稱其臣漢世訓辭深厚皆此類也後世平交間辯難之文即加怒罵況君臣之間乎

杜子美滕王亭詩春日鶯啼修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修竹用梁孝王事犬吠雲中用淮南王事人皆知之矣予嘗怪修竹本無鶯啼字也後見孫綽蘭亭詩啼鶯

修竹游鱗戲瀾濤乃知杜老用此也讀書不多未可輕

議古人

古書句讀多不同朱子語録載方馬二解點禮記君賜衣服服以拜賜句辟之命銘為烝彝鼎句舊點以辟之為一句極無義辟乃君也以君之命銘彝鼎最是又載陸農師點人生十歲曰幼作一句學作一句漢書與老父約句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盗抵罪今皆讀作約法三章是何理也孟子馮婦暴虎章一本作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句士則之句野有衆搏虎虎負

嵎莫之敢攖前士則之後乃為士者笑之文義相屬而於章旨亦合特難與迂滯者語耳

朱子謂孔明之學本申韓淵明之學本老莊此語末學不敢議亦不敢從

離騷九章云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尸子禹有進善之鼓備訊唉也漢韋孟詩勤唉厥生說文欸譍也亞改切又焉開切史記范增撞破玉斗曰唉方言云南楚謂然曰唉說文唉譍也烏開切二字音義並同如

嘆與歎欸與咳嘯與歗實一字耳其語則皆楚語也故元次山有欸乃曲而柳詩亦用此二字皆湘楚閒語柳文舊本作靄𥙿音上字正協亞改之聲韻書亦於皆韻收唉字海韻收欸唉二字其說與說文不異但乃字讀如𥙿者未有考耳近世乃有倒讀之者又皆寫欸則誤益甚矣欸字從欠與唉字不同然點畫甚相似故多誤也楚辭注及朱文公文集互發此義今詳筆之

郡縣更鼓樓多名譙樓出莊子本䰟城門名麗譙壯麗

而譙嶢也近見王子克作某府譙樓記首引陳涉傳誤矣

正月解凍水二月白蘋水三月桃花水四月瓜蔓水五月麥黄水六月山礬水七月豆花水八月荻苗水九月霜降水十月復槽水十一月走凌水十二月蹙凌水見九州記

古云梧桐不生則九州異一葉為一月閏十三葉宋人閏月表梧桐之葉十三黄楊之厄一寸

河圖括地象曰西北為天門東南為地户注天不足西北是天門地不滿東南是地户

荼即古茶字也周詩記荼苦春秋書齊荼漢志書荼陵顔師古陸徳明雖已轉入茶音而未易字文也至陸羽茶經玉川茶歌趙賛茶禁以後遂以茶易荼

宋史表首稱相阿魯圖其實歐陽玄之筆也其為卷六百文百萬言自有史冊以來未有若是多者也其自謂辭之煩簡以事文之今古以時盖欲自成一代書而不

强附昔人是也其可憾者有紀一事而先後不同一人而彼此不同由修之者非一手也愚觀自古史籍至宋而憾焉非憾乎人也所憾於上之人壊古修史之法也史始於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尚書雖雜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則孔子特筆而門人一辭不能賛者矣春秋三傳各以其意釋經而其事傳焉若國語若世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下十七代之書亦皆一人成之唐書雖文忠與景文共之然而

卷帙互分兩美相合至元修宋遼金三史此法壊矣原其所以由大臣寡學又不欲令下之有學者得擅其所長故不惟其人惟其官不惟其實惟其名其長不知所美其短不知所委其先後矛盾復何怪哉雖然豈始於宋哉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傳范兩家嗤之於後葉其傳卒亦不廣唐中宗世史司取士每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義𥡴監修

辭從指授由是劉知幾謂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卒不能成其書也原宋史一書其實類此葢漢唐皆文人相聚元則武人相參其形跡之拘忌義例之蒙昧豈特如漢唐人所譏而已嗚呼元所壞者宋一代史猶之可也而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今曰一代之史可以一人成不以為駭則以為狂矣其貽害於後學禍於斯文者可重為嘅也夫

王全斌伐蜀自益光江趨來蘇徑不由劍門入是劍門

外又別有一路也

呂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其母劉氏不協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劉誓不嫁及蒙正登仕乃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之近世傳奇饐瓜亭亦緣此附會也

劉錡善射水斛滿以箭射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窒之人服其精或言此即古刻注法也

札木言于汪罕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鴈耳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雁則南飛就暖耳言已心堅而

他人心不可保也

蘇味道詩星橋鐵鎖開本張陳正見詩天路橫秋水星橋轉夜流之句

杜牧詩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能有幾人歸比之林下何曾見一人之句殊有含蓄

舟有溺騎有墜寢有魘飲有醉食有饐行有蹙其甚則皆可以致斃無非危機其可如土偶木寓耶此權德輿文章奇語也木寓見漢書注木寓龍木寓馬是也

呂温地志圖序粉散百川黛凝羣山亦如今地理圖黄為川紅為路青為山也

裴子野雕蟲論力言晉宋以降之文弊其畧曰悱惻芬靡曼容與蔡應等之俳優揚雄悔為童子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荀卿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匿采斯豈近之乎

滕王閣序蘭亭已矣梓澤丘墟梓澤石季倫别墅也又山亭序云茂林修竹王右軍山陰之蘭亭流水長堤石

季倫河陽之梓澤

隋劉臻為儀同與劉訥同官退朝欲謁訥謂前驅曰識劉儀同家乎從者以為臻欲引歸至家坐堂中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出臻曰汝亦來此乎令人傳以為陳愧齋事亦好事者取此而易其名耳

邊方備警急作高土臺臺上作桔槹桔槹頭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然火舉之以相告曰烽望其烟曰燧唐詩桔槹烽上暮烟飛

北齊曹仲達畫人物衣服緊窄唐吳道子畫衣服飄舉時人語曰吳帶當風曹衣出水

詩崧高維嶽嶽四嶽也孔云堯時止有四嶽不主中嶽故曰崧高貌山高大者自名崧不主中嶽而言今或以為崧嵩通用誤矣

周禮疏又有陽皋陰皋之說亦罕見者陽陰蓋以深淺向背言也

張野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峯岩或亘中嶺俗

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唐詩風吹山帶遥知雨

韓子玉巵無當廣韻云當底當也徐鉉云今俗猶有匡當之言

龍鍾竹名年老曰龍鍾言如竹之揺曳不能自持也

行清潔者佩芳德明光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見王叔師楚騷注

尸子曰春華秋英曰桂王維詩人閒桂花落夜靜春山空秋花者乃木犀巖桂耳

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太卜此語見於桓譚新論則後漢時連山歸藏猶存不可以藝文志不列其目而疑之至隋世之連山歸藏則僞作上官求賞者耳

范蠡楚三戸人字少伯大夫種姓文氏字禽楚之郢人出呂覽高誘注

梁武帝撰金海王應麟撰玉海周興嗣撰千字文隋潘徽撰萬字文

欵冬花即爾雅所稱菟奚顆涷者紫赤華生水中十二

月雪中出花郭緣生述征記云洛水至冬凝厲則欵冬茂悅曽氷之中傅咸欵冬賦序曰余曽逐禽登于此山于時仲冬氷凌盈谷積雪被崖顧見欵冬曄然始敷佛經云朱炎鑠石不靡蕭丘之木凝氷慘慄不凋欵冬之花乃知唐詩僧房逢著欵冬花正十二街頭春雪時也詩人之興于時物如此

星書云古之支干只用書日不以紀年紀年用嵗陽嵗陰名故温公通鑑紀年以攝提格閼逢之名葢有存古之

義不知者議之以為不若直用甲子乃不學之過也

隑曲岸頭也音巨依切隑碕埼圻磯五字同音哀二世賦曲江之隑越絶蘆之碕地理志鮚埼水經赭圻又作磯是也

中郎區博諫莽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内未猒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絶迹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

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區博之言特告王莽非其人耳其實至論也後世儒者必欲行井田何哉

天馬歌天馬徠歷無草草即皁字從艸從早艸字可染皁也後借為皁隸之皁歷解為槽櫪之歷言其性安馴不煩控制也師古解為水草之草失之

成都青陽宮後周為至真觀見道經蜀有錦浦坊三井橋小蠻橋見佛經江橋頭闕下市見十六國春秋

禽經云烏向啼背栖燕背飛向宿毛詩燕燕于飛莊姜

送歸妾義取諸此故曰下上其音差池其羽皆背飛之義余最愛樂府桂殿江烏對彤屏海燕重之句不知何人作也

周禮註引司馬法云昏鼓四通為鼜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昫又引司馬法云鼓聲不過閶析聲不過閡鐲聲不過闋漢書李廣傳引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悚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

惜乎鄭國文選注引聖人不貴咫尺之玉而重寸陰之句史記注引血于鞞鼓神戎䟽也說文引一舉足曰跬跬三尺兩舉足曰步步六尺又晨夜納鉋車今文皆無之非全書也

漢書游于巖郎魏鍾繇表廟郎郎當作廊而皆省作郎者上簷下下承上也如鳳凰同書省下作皇鸎䳺聯文省下作武若單書則不可也石鼓文旭日杲杲但於旭下作二㸃借旭之日為下字也秦刻亦有此例

漢書王尊傳迹射士千人注迹射言能尋跡而射取之也又有射聲校尉言聞聲而能射之合二條觀見漢世武事選練之精如此

列子鄧析顧其徒曰為若舞彼來者奚若注云世或謂相嘲調為舞弄漢書宣元六王傳我危得之注云危殆也我殆得為天子猶今之言險不得之也舞弄險不俗語皆有本也

荀子入其央瀆注中瀆也今人家出水溝則如今稱出

水竇曰央溝亦有本也太平御覽引莊子逸篇羊溝之雞稱羊溝不知何解俗作陽溝云對陰溝之稱但未見所出耳

文中子一書格言至論甚多若其中折洗論語之文描畫孔門之像若吳楚僭王者名號兒童學長者拜揖皆其門人之罪也試舉一條如云陳叔達行令郡縣而盜不止聞文中子門人心化之言退而靜居三月而盜賊出境此段明是粧點使盜賊三月入境餔資餼牽亦竭

矣不出何待又以為功不亦迂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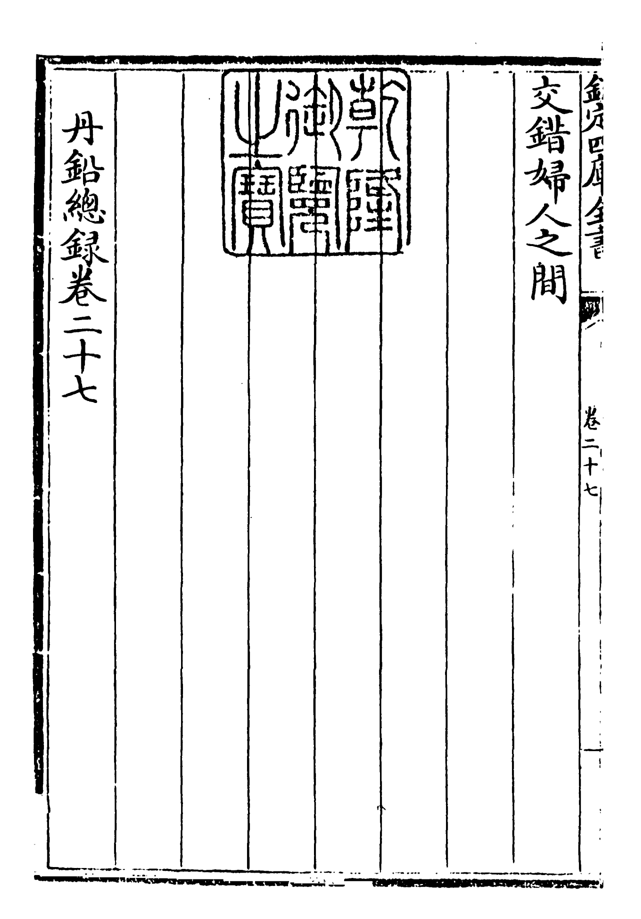
唐六典有裝潢匠注音光上聲謂裝成而以蠟潢紙也今製牋法猶有潢漿之説人多不觧作平音讀又改為裝池自謂竒語其謬甚矣

今制吹角以為起於曹子建其説出於近世胡公儼集中然不知其所引何書也按杜氏通典文獻通考陳氏樂書引證極為博洽且精詳但引晉大司馬桓温屯中堂夜吹角為司馬恬所彈又引陸機為大都督閧衆軍

警角謂孫極曰我聞此殊不如華亭鶴鳴衛公兵法吹角十二聲為一疊並不及子建事三公博極羣書者豈有遺耶角事果始自子建何諸書不言自胡公始發之耶恐出臆説未可據耳

郡守聽事古亦稱朝後漢劉寵傳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是也吏民謁郡守亦曰朝任延臨龍丘萇殯不朝三日是也

俗語附近古作傅近仲長統昌言宦豎傅近房卧之内



交錯婦人之間

丹鉛總録卷二十七